

唐鈔李善單注本『文選』殘卷校勘記（五）

富 永 一 登

〔正文〕於是衆變盡、心醒醉。般樂極、悵懷萃。〔於是衆變盡、心醒醉。盤樂極、悵懷萃〕

〔盡〕唐寫本作〔盡〕、上野本作〔盡〕、九條本作〔盡〕、竝同。

〔盤〕唐寫本上野本作〔般〕。上野本傍記有〔盤〕字。伏氏校注592云、「〔般〕、〔盤〕字通。」

〔極〕唐寫本上野本作〔極〕。『敦煌俗字研究』云、「按、《五經文字》卷上木部、〔極〕、作〔極〕訛。〔極〕、〔極〕形微別。《手鏡·火部》《稟》、紀力反、急也、疾也、趣也。又去吏反、數也、遽也。即〔極〕的俗字。〔極〕從〔亟〕聲、故〔亟〕旁亦或從俗作〔亟〕。」

〔注〕

醒、飽也。萃、猶至也。於是遊戲畢、心飽於悅樂、悵然思念所當復至也。

臣善曰、孟子曰、般樂飲酒、驅馳田獵。

〔悵然思念所當復至也〕〔所〕字、明州本四部本作〔明〕。伏氏校注593云、「六臣本誤〔所〕爲〔明〕。」

〔盤游飲酒〕〔盤游〕、唐寫本作〔般樂〕。高氏義疏云、「唐寫本與『孟子』合、今從之。」『孟子』盡心下作〔般樂飲酒驅馳田獵〕。

〔馳聘田獵〕〔馳聘〕、唐寫本作〔驅馳〕。案『孟子』盡心下作〔驅馳〕。唐寫本〔馳〕作〔聘〕、疑有誤。〔聘〕、當從〔馬〕旁作〔聘〕。『干祿字書』云、「〔聘〕、上通下正。」『敦煌俗字研究』云、「按、《五經文字》卷中耳部〔聘〕、從身訛。」慧琳《音義》卷五一《起信論序》音義〔聘〕、或從身作〔聘〕、非也。俗書從耳從身相亂、故〔聘〕俗書作〔聘〕。漢碑中已見〔聘〕字。而〔聘〕又爲〔聘〕之俗寫。」〔正文〕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要〕〔要〕下、崇本袁本朝鮮本明州本四部本有音注〔平〕字。

〔注〕

善曰、孟子曰、盤游飲酒、驅馳田獵。

一 要或爲微。

臣善曰、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又曰、武帝微行始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也。

善曰、期門、已見西都賦。漢書曰、武帝微行所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要屈、至尊同乎卑賤也。

【要或爲微】唐寫本無此四字。伏氏校注596云、「按、此四字非薛注、當爲後人旁證誤入正文者。」

【期門已見西都賦】唐寫本作「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二十一字。四部本及九條本脚注引亦同。卷一「西都賦」〈爾乃期門欣飛〉注引『漢書』

（東方朔傳）與此同。饒氏斟證云、「胡刻此二十一字作〈已見西都賦〉、蓋已見从省之例。叢刊本有此、乃从西都賦注補回、即陳仁子本所謂增補六臣注之例。」

【漢書曰】〈漢書〉、唐寫本作〈又〉字。四部本及九條本脚注引作「漢書」。饒氏斟證云、「〈又〉曰」二字承上文引漢書期門事、胡刻作「漢書曰」、因上文期門事所引漢書已从省、故此處應出「漢書曰」、叢刊本上文已有「漢書曰」、此處不云〈又〉曰而再復出、是刪併六臣注時失檢。」

【武帝微行所出】〈所〉字、唐寫本作「始」。高氏義疏云、「〈始〉出」、各本皆誤作「所出」、依唐寫改。「案『漢書』東方朔傳作「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與唐寫本合。

【故曰微行】〈行〉下、唐寫本有「也」字。案今『漢書』東方朔傳「微行始出」無張晏注。

【要屈至尊同乎卑賤也】唐寫本無此九字。九條本脚注引有此。高氏義疏云、「〈要屈至尊〉以下、李語、非張注。」（正文）降尊就卑、懷璽藏絨。〈降尊就卑、懷璽藏絨〉

【就】唐寫本作「就」、上野本作「就」。『干祿字書』云、「〈京〉〈京〉、上通下正。」〈京〉、省略字。

【卑】唐寫本作「昇」、注文作「卑」。『干祿字書』云、「〈卑〉〈昇〉、上尊卑、下卑與、必寐反。」『正字通』云、「〈卑〉、俗〈卑〉字。」〈昇〉、即「昇」字、與也。伏氏校注600云、「按、作「昇」乃音誤。」羅氏校釋715云、「案、敦煌本作「昇」訛、當改。」

【璽】上野本誤作「璽」。『集韻』云、「〈璽〉、俗作「璽」。」

【絛】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黻」、校語云、「善本作「絛」。四部本校語云、「五臣本作「黻」。九條本傍記云、「黻」五。」上野本眉批云、「〈黻〉五。口本云、或作「絛」、非也。」羅氏校釋716云、「案、〈黻〉與「絛」通。」（注）

天子印曰璽。絛、綬也。懷藏之、自同卑者。

天子印曰璽。絛、綬也。懷藏之、自同卑者也。

【璽】唐寫本作「爾」。伏氏校注601云、「按、作「璽」是。原卷缺泐。」

【自同卑者也】唐寫本無「也」字。（正文）便旋閭閻、周觀郊遂。

【旋】上野本作「旋」。上野本「方」旁屢作「弓」。【遂】上野本九條本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遂」、九條

本傍記云、「遂善」。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隧》」。羅氏校釋719云、「案，《禮記·王制》曰、「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鄭玄注、「遠郊之外曰遂。」又《史記·魯周公世家》曰、「魯人三郊三隧。」集解引王肅注云、「邑外曰郊，郊外曰隧。」是遂與《隧》通也。

(注)

臣善曰、字林曰、閭、里門。善曰、閭、里門也。閭、里也。閭、里中門也。郊、已見西都賦。六遂。周禮有六遂也。

【閭里門也】《閭》上、唐寫本有《字林》曰「三字。高氏義疏云、「各本注脫《字林》曰「三字、依唐寫補。」饒氏斟證云、「案任大椿《字林考逸》七閭閭條所引止後漢書班固傳注及西都賦注、而不及此注、蓋所見本亦脫此三字也。」伏氏校注603云、「按、今本誤甚、李注釋字、皆引經史傳注、今本脫《字林》曰「三字、則失李氏體例矣。」

【郊已見西都賦】唐寫本無此六字。四部本作《鄭玄周禮注》王國百里為郊十一字。九條本紙背引與四部本同。羅氏校釋721云、「案、敦煌本此下有《遂》之注、則《遂》之注上當有《郊》之注、當依寫本舊例、於《里中門也》下補引《西都賦》《若乃觀其四郊》句下善注引《鄭玄《周禮》注》王國百里為郊。《十一字》。

【周禮有六遂也】《遂》字、朝鮮本作《隧》。唐寫本無《也》字。
(正文) 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為貴。

【章】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彰》。羅氏校釋723云、「案、《章》與《彰》通。」

【后皇】崇本袁本朝鮮本作《皇后》。

(注)

龍出則升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章、明也。天子稱元后。皇、漢帝稱也。龍出則昇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章、明也。天子稱元后。皇、漢帝稱也。

臣善曰、管子曰、龍被五色、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函天地。善曰、管子曰、龍被五色、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函天地也。

【昇天】《昇》字、唐寫本作《升》、即《升》字、說見前。伏氏校注605云、「按、《升》《昇》古今字。《說文新附》《昇》、日上也。从日、升聲。古只用升。」《廣韻》《昇》、日上。本亦作升。」

【章明也】《章》字、朝鮮本作《彰》。

【蠶蠋】《蠶蠋》字、唐寫本作《蠶蠋》。『干祿字書』云、「《蠶》《蠶》、上俗下正。」朝鮮本作《蚕》。高氏義疏云、「《管子》、見水地篇。各本《蠶》誤《蠶》。今依《管子》改。又今《管子》《如》上有《化》字、《函天地》作《則藏於天下》。」

【函天地也】唐寫本無《也》字。

(正文) 然後歷掖庭、適驪館、(然後歷掖庭、適驪館)「歷」唐寫本作《歷》。『干祿字書』云、「《歷》《歷》、上俗下正。」

【適】唐寫本作〈適〉。羅氏校釋72云、「案、敦煌本〈商〉〈商〉常混用、此又一例、作〈適〉是。」

【驩】九條本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歡〉。上野本傍記云、「〈歡〉五。」饒氏斟證云、「案叢刊本〈歡〉下無校語、而五臣良注則作〈歡〉、知叢刊本從五臣也。」伏氏校注606云、「〈驩〉、〈歡〉形聲同聲假借。六臣本注文作〈驩〉、則本當作〈驩〉、唐寫本是矣。」羅氏校釋726云、「〈驩〉〈歡〉同聲假借。明州本叢刊本正文作〈歡〉、注文作〈驩〉、是薛本作〈驩〉也。」

〔注〕
掖庭令官、主後宮、擇所驩
掖庭今官、主後宮、擇所驩者、乃幸之。

【掖庭今官】〈今〉字、唐寫本作〈令〉。胡氏考異云、「陳云、〈今〉當作〈令〉。是也。各本皆譌。」高氏義疏云、「步瀛案、唐寫正作〈令〉、今從之。《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更名永巷爲掖庭。《續漢書·百官志》〈掖庭令〉、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

【擇所驩者】〈驩〉字、朝鮮本作〈歡〉。

27 a
〔正文〕
揜衰色、從嫵婉。〈揜衰色、從嫵婉〉
【衰】唐寫本作〈衰〉、上野本崇本作〈衰〉。『干祿字書』云、「〈衰〉〈衰〉、上通下正。」

【色】唐寫本作〈色〉。『干祿字書』云、「〈色〉〈色〉、上俗下正。」

【嫵婉】〈嫵〉下、崇本有音注〈音宴〉二字。〈婉〉下、崇本有音注〈於遠反〉三字、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於遠切〉。

〔注〕
嫵婉、美好之兒也。
臣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韓詩曰、嫵婉之求。薛臣善曰、嫵婉、好兒也。嫵、好貌。嫵、於見切。婉、於見反。婉、於万反。

【美好之貌】〈貌〉下、唐寫本有〈也〉字。
【華落色衰】〈華〉字、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花〉。
【韓詩曰】〈韓〉字、朝鮮本作〈毛〉。

【嫵婉好貌】唐寫本作〈薛臣善曰嫵婉好兒也〉。高氏義疏云、「各本引《韓詩》句下脫去〈薛君曰〉三字。唐寫作〈薛臣善曰〉、蓋〈臣〉爲〈君〉字之誤、又衍〈善〉字也。治《韓詩》者不見此本、故不敢輯入薛君《章句》中。然則此本雖誤、有益於古書亦大矣。」饒氏斟證云、「〈臣善〉二字、殆〈君〉字、或〈君章句〉字之譌。」

【嫵於見切】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無此四字。

【捐棄也】唐寫本無此三字。饒氏斟證云、「案善注順文作注、此三字順序應在引毛詩序之上、今在注末、殆爲後人所加、故永隆本無之。」伏氏校注609云、「按、李注之例、先釋義、後注音、唐寫本無例外者。今本有義音顛倒者、則音後之義注乃後人旁記誤入者也。」

〔正文〕促中堂之陋坐、羽觴行而無筭。(促中堂之陋坐、

羽觴行而無筭)

〔陋〕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狹」、明州本眉批云、「狹、

善本作「陋」。四部本校語云、「五臣本作「狹」。九條本

傍記云、「狹」五。」(案、「狹」、疑「狹」誤。)羅氏校釋

731云、「案、「陋」與「狹」同。」

〔觴〕唐寫本作「觴」。『干祿字書』云、「觴」觴、上

俗下正。」

(注)

中堂、中央也。

臣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

實羽觴。漢書音義曰、羽觴、

作生爵形。儀禮曰、無筭爵。

鄭玄曰、筭、數也。

〔中堂中央也〕唐寫本重「堂」字。高氏義疏云、「薛注各

本不復「堂」字、今依唐寫增。」羅氏校釋732云、「堂」字

當複、各本脫、當補。」

〔正文〕秘舞更奏、妙材聘伎。(秘舞更奏、妙材聘伎)

〔祕〕唐寫本作「秘」。『干祿字書』云、「秘」祕、上

俗下正。」

〔舞〕唐寫本作「舞」。『干祿字書』云、「舞」舞、上

俗下正。」

(注)

秘、言希見爲奇也。更、逢。祕、言希見爲奇也。更、遞

也。奏、進也。——也。奏、進也。

〔正文〕媿蠱豔夫夏姬、美聲豔於虞氏。(媿蠱豔夫夏姬、

美聲暢於虞氏)

〔妖〕唐寫本上野本作「媿」。『干祿字書』云、「媿」天、

上通下正。」

〔蠱〕「蠱」下、袁本明州本四部本有音注「也」字、朝鮮本

有「古」字。許氏筆記云、「蠱」注音「古」、或妄音爲「治」。

〔暢〕唐寫本作「暢」。上野本傍記云、「暢」、一本。「暢」、

即「暢」字。『漢書』郊祀志上師古注云、「暢」、與

「暢」同。「暢」下、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有音注「勅亮」

二字。

(注)

臣善曰、左氏傳曰、產曰、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在

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

音古。左氏傳曰、楚莊王欲

納夏姬。杜預曰、夏姬、鄭

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七

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

公、發聲動梁上塵。豔、條

暢也。勅亮反。暢也。勅亮切。蠱、媚也。

〔左氏傳子產曰〕「傳」下、唐寫本有「曰」字、無「子」字。

九條本眉批引與板本同。案、依善注引書體例、當作「左

氏傳子產曰」。唐寫本誤「子」爲「曰」。伏氏校注612、羅氏

校釋736並爲板本脫「曰」字、非是。高氏義疏正作「左氏傳

子產曰、饒氏傳下刪曰字、斟證云、「產」上脫「子」字。

【又左氏傳曰】唐寫本無「又」字。

【楚莊王欲納夏姬】袁本明州本四部本脫「夏」字。

【陳大夫御叔妻】「叔」字、尤本誤作「奴」。

【暢條暢也】上「暢」字、唐寫本作「彘」。

【勅亮切】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無此三字、正文「暢」下有音注「勅亮」二字。此從五臣本體例亂善注。

【蠶媚也】唐寫本無此三字。饒氏斟證云、「此後人所加。」羅氏校釋741云、「案、李善上文已釋「蠶」、此處不當重出、此三字殆他注混入者也。」

【正文】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

增蟬蛸以此豸。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蟬蛸以此豸。

【羸】「羸」下、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有音注「力爲」二字。

【嚼】上野本作「爵」。嚼下、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有音注「牆躍」二字。

【蟬】唐寫本上野本作「蟬」。饒氏斟證云、「蟬蛸」二字从虫、而音注並从女。胡刻作「蟬蛸」、文注同。叢刊本二字並从女、文注同。」羅氏校釋742云、「案、蟬蛸」蟬蛸」音義並同。」

【蝻】九條本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蝻」。

【此】九條本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趾」、下有音注「

此」字、崇本作「音此」。上野本傍記云、「趾」、口五。」四部本校語云、「五臣家「趾音此」。羅氏校釋742云、「案、趾」與「此」同音假借、明州本注文作「此」、是薛本作「此」也。」

【豸】唐寫本上野本作「豸」。『敦煌俗字研究』云、「豸」多爲隸變之異。」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下有音注「雉」字、崇本作「音雉」。

清商、鄭音。蟬媚、此豸、音雉。清商、鄭音。蟬蛸、姿態妖蠱也。

臣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蟬、音蟬。蛸、於緣反。

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蟬、音蟬。蛸、於緣反。

【音雉】唐寫本無此二字。袁本明州本朝鮮本正文「豸」下有音注「雉」字、崇本作「音雉」。饒氏斟證云、「與薛注混。」羅氏校釋742云、「案、此二字不當有、殆他注混入者也。」

【蟬蛸】「蛸」字、唐寫本作「媚」、即「蛸」字。「蟬蛸」二字、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蟬蛸」。饒氏斟證云、「薛注「蛸」字與正文異書。」

【此豸】「此」字、朝鮮本作「趾」。

【恣態妖蠱也】「恣」字、唐寫本作「姿」。高氏義疏云、「恣態」疑「姿態」之誤。」

【蝻於緣切】「蝻」字、唐寫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蝻」。

【正文】紛縱體而迅赴、若鷺鷥之羣罷。紛縱體而迅赴、

若鷲鶴之羣罷」

【鶴】唐寫本作「鶴」。『千祿字書』云、「鶴」上俗下正。」

【羣】上野本作「群」、同。

【罷】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罷」、下有音注「魄美反」、袁本四部本「反」作「切」。胡氏考異云、「袁本、茶陵本「罷」作「罷」、下「音魄美切」。案、此疑善「罷」、五臣「罷」也。「魄美切」、蓋善「罷」字之音。凡善音、合并六家、多所割裂失舊、尤又刪削不全。詳在後。」胡氏箋證云、「王氏念孫曰、「罷」字、與伎·氏·綺·多·纒爲韻、蓋「罷」字之譌。韋昭注「吳語」曰、「罷、歸也。言若鷲鶴之羣歸也。紹煥按、王校是也。「罷」形近易譌。本書「七啓」罷獠回邁、今亦誤作「罷」、賴有六臣本可證耳。」

(注)

縱體、儻容也。迅疾赴節相越也。相鶴經曰、後七年學

舞、又七年舞應節。

【舞容也】「舞」字、唐寫本作「儻」、同。說見前。

【相鶴經曰後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唐寫本無此十五字。後「字」、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復」。

(正文) 据朱履於盤樽、

【朱履】「朱」字、袁本明州本朝鮮本「珠」。履「字」、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履」。九條本傍記云、「履」上野本傍記云、「履」五。」袁本明州本朝鮮本校語云、「善

本作「朱履」。四部本校語云、「五臣本作「珠履」。」

(注)

振、猶掉也。朱履、赤地絲履。朱履、赤絲履也。

【猶掉也】「掉」字、唐寫本作「掉」。案、「扌」旁與「木」旁、唐寫本不分。此即「掉」字。

【赤絲履也】履「字」、唐寫本作「履」。又唐寫本無「地」字。高氏義疏云、「各本注「赤地絲履」作「赤絲履」、今依唐寫。案、「履」字、《說文》本作「躡」、云、舞履也。重文作「躡」。今字亦作「躡」、作「履」。伏氏校注 619 云、「按、「地」字當衍文。」

(正文) 奮長襖之纒纒。「奮長袖之纒纒」

【長】崇本作「紅」。

【袖】唐寫本作「襖」、薛注同。薛注「袖」字、袁本作「襖」、朝鮮本作「襖」。高氏義疏云、「《說文》以「袖」爲「襖」之俗字。」「敦煌俗字研究」云、「按、衣袖之「袖」、《說文》作「襖」、又載其俗體作「袖」。襖則是「襖」袖「二形交互影響的產物。」又云、「按、俗書從衣從示不分、故「袖」即「袖」字俗書。」「字鑑」卷四宥韻、「襖、俗從由作衷、袖誤。」實則六朝前後「袖」便取代「襖」成爲通行用字、而罕用「襖」字。」案、朝鮮本「衷」字、疑「衷」字之譌。

【馳】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下有音注「素合」二字。

【纒】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下有音注「史」字、崇本作「音吏」。

（注）
無人特作長褻。颯纒、長皂也。
也。 無人特作長袖。颯纒、長貌也。

臣善曰、韓子曰、長袖善舞。善曰、韓子曰、長袖善舞。颯、素合反。纒、所倚反。颯、素合切。纒、所倚切。

【袖】即袖字。唐寫本作褻、袁本作褻、朝鮮本作褻。說見前。

【長袖善舞】袖字、四部本誤作神。

【颯素合切】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無此四字。正文颯字下有音注素合二字。從五臣本體例亂善注。

27 b

（正文）要紹循態、麗服颯菁。要紹修態、麗服颯菁。

【要】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下有音注查字、崇本作音查。

【修】唐寫本上野本作循、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循、並同。說見前。

【態】九條本誤作熊。

【菁】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下有音注精字。

（注）

要紹、謂始嬋作姿容也。循、爲也。態、驕媚意也。菁、華英也。

臣善曰、楚辭曰、夸容循態。要、於妙反。菁、音精。

【嬌媚意也】嬌字、唐寫本作驕。驕、即驕字。伏氏校注621云、「按、驕媚字本作驕、爲後起字。段注《說文》曰、古無嬌字、凡云驕即嬌也。」

【夸容循態】態字、袁本誤作熊。

【菁音精】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無此三字。正文菁字下有音注精字。從五臣本體例亂善注。

（正文）昭藐流眇、壹頤傾城。昭藐流眇、一顧傾城。

【昭】唐寫本作昭、崇本袁本朝鮮本作昭。饒氏斟證云、「案昭、齒紹切、『玉篇』昭、目弄人也、據此則賦文作昭、當無疑義、惟永隆本善注昭亡挺反、是善作昭字讀。案『廣雅』昭、謔也、『玉篇』昭、不悅兒、如此、則與賦文不照。高步瀛未校出昭字、謂昭藐猶絲藐。」羅氏校釋753云、「饒說是也。」案、作昭者、誤也。饒氏未校出昭字。

【藐】上野本九條本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遼。九條本傍記云、「藐善。」袁本明州本朝鮮本校語云、「善本作昭藐。」（明州本昭誤作昭）。四部本校語云、「五臣本作昭遼。」

【眇】唐寫本上野本作眇、即眇字。『玉篇』云、「眇、俗作眇。」九條本崇本四部本誤作眇。

【一】唐寫本作壹、上野本誤作壹。

（注）

昭、眉眇之間。藐、好眇容也。流眇、轉眼視也。

昭、眉眇之間。藐、好視容也。流眇、轉眼貌也。昭、

也。流眇、轉眼視也。

也。流眇、轉眼貌也。昭、

也。流眇、轉眼視也。

臣善曰、昭、亡挺反。漢書、亡井切。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稱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眉睫之間】「睫」字、唐寫本作「𦉳」、即「𦉳」字。『史記』扁鵲傳索隱云、「𦉳」即「睫」也。

【好視容也】「視」字、唐寫本作「𦉳」、即「𦉳」字。『干祿字書』云、「𦉳」上通下正。『正字通』云、「𦉳」俗「𦉳」字。又云、「𦉳」俗「𦉳」。『集韻』云、「𦉳」或作「𦉳」。伏氏校注⁶²⁴云、「按、𦉳、𦉳、𦉳古今字。『玉篇』𦉳、古文視。』《漢書·王莽傳》師古注「𦉳、古視字。」

【轉眼貌也】「𦉳」字、唐寫本作「𦉳」。高氏義疏云、「各本薛注視作𦉳、今依唐寫。」饒氏斟證云、「𦉳」各刻本誤作「𦉳」。伏氏校注⁶²⁵云、「唐寫本作視」義長、𦉳當爲「視」字形近致訛。」羅氏校釋⁷⁵⁶云、「案、細玩文意、似以作視爲勝。」朝鮮本無也字。

【昭亡井切】唐寫本作「昭亡挺反」、在「臣善曰」下。高氏義疏云、「善曰、各本在「昭亡井切」四字下。唐寫在其上。𦉳作「𦉳」、今皆據改。」伏氏校注⁶²⁶云、「按、此則將「昭亡挺反」誤爲薛綜注。」又⁶²⁷云、「按、𦉳、𦉳、《廣韻》莫迴切、又亡井切。𦉳在《廣韻》迴、𦉳在《廣韻》靜、是中古二字讀音略有差異、上古皆在嬰部。」羅氏校釋⁷⁵⁷云、「案、各刻本「昭」訛「昭」、將善注誤作薛

注、敦煌本並不誤也。」

【北方有佳人】「北」字、尤本誤作「此」。黃氏北宋本殘卷校證云、「尤本以形近誤此。」

【絕世而獨立】「世」字、唐寫本作「𦉳」。𦉳而字、唐寫本作「稱」。饒氏斟證云、「𦉳」字缺筆。伏氏校注⁶²⁸云、「按、今本《漢書·外戚傳》亦作「而」。」

【正文】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展季桑門、誰能不營」(注)

臣善曰、國語曰、臧文仲聞柳下季之言。韋昭曰、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家語、昔有婦人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稱其亂焉。桑門、沙門也。東觀漢記、

諂楚王曰、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說文曰、營、惑也。

【柳下惠之言】「惠」字、唐寫本作「季」。𦉳字、袁本朝鮮本作「賢」。九條本紙背引作「善曰國語曰臧文仲聞柳下惠之言韋昭曰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案今『國語』魯語上作「文仲聞柳下季之言」、與唐寫本合。

【家語曰】唐寫本無「曰」字。案唐寫本善注「昔有婦人」下無「召魯男子不往婦人」八字、然則依善注體例、家語下

無「召魯男子不往婦人」八字、然則依善注體例、家語下

不當有△曰△字。伏氏校注 630、羅氏校釋 760 並為唐寫本脫△曰△字、非是。

【昔有婦人召魯男子不往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也】唐寫本作△昔有婦人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十四字。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昔有婦人召柳下惠不往曰嫗不逮門之女也△十八字。北宋本殘卷作△昔有婦人召柳下惠不往曰嫗不逮門人女也△十九字、黃氏校證云、「明州本・廣都本與此本同、唯不重△惠△字、下△人△作△之△、△人△即△之△之誤。」饒氏輯證云、「此注刪節家語好生篇文。案家語記此事略與毛詩巷伯傳荀子大略篇相同、永隆本善注節引二十一字、意義自明、胡刻及叢刊本增加字數、並多一△召△字、有違原意、此亦永隆本未經淺人混亂之可貴處。」伏氏校注 631 云、「按、△遠△、通△逮△、《集韻》△遠△、待戴切△、又△逮△、及也。古作遠△。李注引《家語》為節引、今本△不逮門之女△後有△也△字、非。六臣本混△魯男子△為△柳下惠△、更誤。」

【制楚王曰】△制△字、唐寫本作△詔△。高氏義疏云、「唐寫作△詔△、與《漢記》楚王英傳合、今從之。」

【說文曰營惑也】唐寫本無此六字。許氏筆記云、「案『說文』△營△、市居也。」△營△、惑也。」然營乃營字之譌。」梁氏旁證云、「△營△當作△營△。今『說文』目部△營△、惑也。」李即引此。今各本皆誤作△營△、遂以為『說文』無此訓矣。」胡氏箋證云、「經典通作△營△。善以△營△為△營惑△、故引『說文』。△營△作△營△者、依正文改也。良注△見此之美、

亦經營△、則大謬。」疑後人所加。

（正文）列爵十四、競媚取榮。△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競】唐寫本作△競△、上野本作△競△。『敦煌俗字研究』云、「△字樣△、△競△正△、△競△通用。按、《干祿字書》、△競△、△競△、上俗下正。」《手鏡·立部》、△競△俗△、△競△古△、△競△正△。自以據《字樣》《五經文字》作△競△為近正。漢代碑刻字或作△競△、乃隸變增筆字、顏元孫等定為正字、實未切當。」

（注）

後宮官、從皇后以下、凡十
四等、競爭邪媚、求榮愛也。
臣善曰、漢書曰、漢興、因
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
妾皆稱夫人、稱號凡十四等
云。

後宮官、從皇后以下、凡十
四等、競爭邪媚、求榮愛也。
善曰、列爵十四、見西都賦
也。

【從皇后以下】△以△字、袁本朝鮮本作△已△。

【競爭邪媚】△邪△字、唐寫本作△耶△。『干祿字書』云、

△耶△、△邪△、上通下正。」九條本紙背引作△綜曰後宮官從

皇后以下凡十四等競爭邪媚求榮愛也。」

【列爵十四見西都賦也】唐寫本作△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稱號凡十四等云△二十八字。

四部本作△漢書曰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又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號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逮好視上卿姪娥視中二千石倍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

子視千石十子視八百石良人視七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嬖靈保林良夜皆視百石」一百二十四字。九條本紙背引與四部本同。饒氏輯證云、「此善注節引『漢書』外戚傳文。案西都賦（十有四位）下注、先引『漢書』天文志九字、次引外戚傳一百餘字。叢刊本以西都賦注文志及外戚傳增補、而列舉十四等、有遺漏有誤併、則彙錄六臣注時錯誤也。」

【衰】唐寫本作「衰」、上野本崇本作「衰」。說見前。
【唯】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惟」。

（注）
臣善曰、尔雅曰、丁、當也。「善曰、爾雅曰、丁、當也。」（正文）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衛后興於鬢髮、

【鬢】上野本崇本明州本朝鮮本作「鬢」、九條本傍記云、「鬢」五。」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鬢」。」高氏義疏云、「五臣「燕」作「鬢」、俗字。」

（注）
臣善曰、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曰、鬢髮如雲。

善曰、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云、鬢髮如雲。

雲。之忍反。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号曰飛鷁、上悅。事由軀輕、而封皇后也。【上見其美髮】「髮」字、九條本紙背引誤作「鬢」。

【毛詩云鬢髮如雲之忍切】「云」字、唐寫本作「曰」、是也。九條本紙背引無此十字。

【號曰飛燕】「燕」字、唐寫本作「鷁」、明州本作「鬢」。案今「漢記」成帝紀作「鬢」。

【上說之】「說」字、唐寫本作「悅」。案今「漢記」成帝紀作「說」。

【事由軀輕】「軀」字、唐寫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體」。『玉篇』云、「軀」、俗「體」字。」

【而封皇后也】「皇后也」、唐寫本作「后皇」二字。羅氏校釋769云、「案、敦煌本「皇后」二字誤倒。」

（正文）翕乃逞志究欲、窮身揀娛。（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

【志】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至」。九條本傍記云、「至」五。」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至」。」高氏義疏云、「五臣「志」作「至」、非是。」

【身】九條本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歡」。九條本傍記云、「身」善。」袁本明州本朝鮮本校語云、「善本作「身」。」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歡」。」高氏義疏云、「身」作「歡」、則是也。疑本作「驪」、脫去左半、僅餘「馬」字、而

後人遂改爲「身」字耳。」伏氏校注 639 云、「按、作「歡」義順。」饒氏斟證云、「高步瀛謂「身」作「歡」是、且多推測語。案『楚辭』大招云、「躬身永樂年壽延」。王注「言居於楚國、躬身長樂、保延年壽、終無憂患也」。賦文二句正用大招二句、毋庸別生枝節。」

（注）

逞、快也。娛、樂也。

逞、娛也。娛、樂也。

臣善曰、楚辭曰、逞志究欲、心意安。

善曰、楚辭曰、逞志究欲、心意安之也。

【逞娛也】「娛」字、唐寫本作「快」。高氏義疏云、「各本薛注「快」誤作「娛」、今依唐寫改。」伏氏校注 640 云、「按、作「娛」乃因下文「娛」致誤。」

【心意安之也】唐寫本無「之」字。高氏義疏云、「《楚辭》、見大招、各本「安」下有「之」字。「之」字當作「只」。唐人引書、往往於句末加「也」字。亦有傳寫人所加者、有無、無甚要也。唐寫無「之」字、與他注引招魂合、今從之。」羅氏校釋 773 云、「敦煌本注引省略句末語辭「只」、各刻本誤衍「之」二字。」「心」字、明州本誤作「恣」。

（正文）鑿戒唐詩、他人是娛。（鑿戒唐詩、他人是娛）【娛】「娛」下、崇本有音注「音逾」二字、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音俞」。

（注）

唐詩曰、子有衣裳、弗曳不——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

斐、宛其死矣、他人是娛。言今日之不極意恣驕、亦如此矣。

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斐、宛其死矣、他人是娛。言今日之不極意恣驕、亦如此也。

善曰、國語曰、鑿戒而謀。賈逵曰、鑿、察也。

【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唐寫本無此十二字。

【子有衣裳】「裳」字、四部本誤作「常」。

【弗曳弗斐】下「弗」字、唐寫本作「不」。案今『毛詩』唐風山有樞作「弗」。饒氏斟證云、「「不」字不作「弗」、與「白帖」所引同、而與『韓詩外傳』及『玉篇』所引不合。」

【言今日之不極意恣驕】「驕」字、唐寫本作「驕」。即「驕」字。伏氏校注 645 云、「按、「驕」、「驕」古今字。說見前。」

【亦如此也】「也」字、唐寫本作「矣」。

【善曰國語曰鑿戒而謀賈逵曰鑿察也】唐寫本無此十五字。此見『國語』晉語三。

（正文）自君作故、何禮之拘。（自君作故、何禮之拘）（注）

臣善曰、國語、魯侯曰、君作故。韋昭曰、君所作則爲故事也。商君書曰、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君作故事】唐寫本無「事」字。案今『國語』魯語上無「

事。字。胡氏考異云、「案、〈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饒氏斟證云、「殆淺人所加。」

〔正文〕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

〔注〕

臣善曰、漢書曰、孝元帝傳
婕妤有寵、乃更號曰昭儀、
在婕妤上、昭儀尊之也。又
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
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
也。

善曰、漢書曰、成帝趙皇后有女弟、為婕妤、絕幸、為昭儀。又曰、孝元帝傳婕妤有寵、乃更號曰婕妤、在好有寵、乃更號曰婕妤、在昭儀上、尊之也。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

〔孝成帝趙皇后有女弟為婕妤絕幸為昭儀又曰〕唐寫本無此十九字。九條本紙背引善注與板本同。案『漢書』外戚傳下云、「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此節引耳。但下引『漢書』〈外戚傳下孝帝傳昭儀〉有〈昭儀〉〈婕妤〉之引證、此注未必可有。

〔孝元帝傳婕妤有寵〕〈傳〉字、唐寫本尤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傳〉、四部本九條本紙背引誤作〈傳〉。〈婕妤〉、唐寫本作〈婕妤〉、與『漢書』合。

〔更號曰婕妤在昭儀上尊之也〕唐寫本〈婕妤〉作〈昭儀〉、〈昭儀〉作〈婕妤〉、〈尊〉上又有〈昭儀〉二字。〈上〉上、九條

本紙背引有〈之〉字。案『漢書』外戚傳下孝帝傳昭儀云、

「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
高氏義疏云、「各本〈昭儀在婕妤上〉誤作〈婕妤在昭儀上〉、又無〈昭其儀〉三字。今依唐寫改。唐寫亦脫〈其〉字、依外戚傳增。〈婕妤〉作〈婕妤〉、則與『漢書』合。」饒氏斟證云、「各刻本止存〈尊之也〉三字而無上半句、誤甚。」

〔正文〕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

〔注〕

〔以〕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之〉。

臣善曰、漢書曰、成帝謂趙昭儀曰、約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
善曰、漢書曰、成帝謂趙昭儀曰、約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

〔趙氏故不立許氏〕〈趙〉上、唐寫本有〈約〉字。九條本紙背引與板本同。高氏義疏云、「唐寫與外戚傳合、今從之。并據外戚傳增〈以〉字。」饒氏斟證云、「外戚傳〈約〉下有〈以〉字、永隆本脫、各刻本並無〈約以〉二字。」

〔正文〕王閔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王閔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

〔注〕

渝、易也。

臣善曰、漢書曰、上置酒麒麟殿、視董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閔曰、天

天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之。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有之。有。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

【渝易也】唐寫本無此三字。羅氏校釋784云、「案、敦煌本無、殆他注混入者也。」

【笑曰】△笑字、唐寫本作△咲。『干祿字書』云、「△咲△笑、上通下正。」『廣韻』云、「△咲、俗△笑。」

【王闕曰】△闕字、唐寫本誤作△闕。

【非陛下有之】△有之、唐寫本作△之有。九條本紙背引並與板本同。高氏義疏云、「唐寫與佞幸傳合、今從之。」饒氏斟證云、「各刻本誤倒作△有之。」

（正文）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

【承】上野本作△承、同。

【暫】唐寫本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暫。九條本傍記云、「△暫△五。」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暫。」羅氏校釋786云、「案、△暫△與△暫△同。」

（注）

臣善曰、劇秦美新曰、漢祖創業蜀。漢書、平當曰、今漢繼體承業、三百餘年。又楊雄曰、不壹勞者不久佚。論語曰、無爲而治、其舜也與。

【漢祖創業蜀漢】唐寫本無下△漢△字。饒氏斟證云、「△蜀△

下應有△漢△字、與下△漢書△字連、永隆本脫一△漢△字。【今漢繼體承基】△基△字、唐寫本作△業。高氏義疏云、「各本△業△作△基△、乃涉正文而誤。唐寫與平當傳合、今從之。」

【三百餘年】高氏義疏云、「各本△二△誤△三△、依平當傳改。」饒氏斟證云、「△三△字永隆本與各刻本同誤、依平當傳應作△二△字。」

【不一勞者不久佚】△一△字、唐寫本作△壹。高氏義疏云、「楊雄語、見『漢書』匈奴傳。各本△壹△作△一△、唐寫作△壹△、與『漢書』合、今從之。」

【其舜也歟】△歟△字、唐寫本作△與。案『論語』衛靈公篇作△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高氏義疏云、「唐寫與『論語』合、今從之。又依『論語』補△者△字。」

28 b

（正文）耽樂是從、何慮何思。△耽樂是從、何慮何思。【耽】唐寫本作△耽、上野本作△耽。『玉篇』云、「△耽△、俗△耽△字。」

（注）

臣善曰、尚書曰、惟湛樂之。善曰、尚書曰、惟耽樂之從。從。周易曰、天何思何慮。周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惟耽樂之從】△耽△字、唐寫本作△湛。高氏義疏云、「尚書」見無逸。唐寫引『書』△耽△作△湛△、與『論衡』語增篇引同。是一本作△湛△也。然本文作△耽△、則注引『書』亦當作△耽△、否則當有△湛與耽同△之語。」伏氏校注659引

高氏說、羅氏校釋⁷⁹¹以高氏說爲是。斯波博士『文選李善

注所引尚書攷證』云、「案、唐寫本文選此注〔耽〕作〔湛〕、

與內藤博士景照敦煌本及內野本尚書無逸篇合。是也。」

饒氏斟證云、「案『尚書』無逸〔惟耽樂之從〕傳疏與釋文

耽皆从耳、『論衡』語增篇引作〔惟湛樂是從〕、〔是〕字

與張衡所見同。〔湛〕字與李善所見本同。『毛詩』鹿鳴

常棣之〔和樂且湛〕並作〔湛〕。陳喬縱韓詩遺說攷云、〔耽〕

『毛詩』作〔湛〕、〔耽〕〔湛〕、皆〔湛〕之假借、……以

〔耽〕〔湛〕爲〔湛〕之假借、段玉裁王筠諸家說文注並同。文

選集注本陳孔璋答東阿王牋〔謹韞玩耽〕之〔耽〕、各本作〔

耽〕、集注『音決』云、〔湛〕多含反、或爲〔耽〕、同。〔

知各本之〔耽〕或〔耽〕、『音決』乃作〔湛〕。』
〔天下何思何慮〕唐寫本無〔下〕字。伏氏校注⁶⁶⁰云、「原

本誤作〔市〕。伏氏校注⁶⁶¹云、「按、〔匪〕同〔市〕、《史記·

高祖本紀》〔黎明、圍宛城三市〕、一本作〔匪〕。』

〔從高祖至于王莽二百餘年〕四部本善注無此十一字、李

周翰注有〔從高祖至于王莽二百三十年〕十一字。饒氏斟證云、

「叢刊本薛注無此句、而別見於翰注、作二百三十年。似

彙六臣注者取翰注之確數、舍薛注之不定數之所爲。」

〔尚書曰〕袁本明州本朝鮮本脫此三字。朝鮮本〔殷〕上有

〔書〕字、〔禮〕下有〔陟〕字。高氏義疏云、「『尚書』見君

輿。〔禮〕下當有〔陟〕字。」案『文選』卷四十三丘遲「與

陳伯之書」李善注引作〔殷陟配天〕、有〔陟〕字而脫〔禮〕字。

斯波博士『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證』以爲、〔陟〕字有無、

不遽可定。」
〔正文〕 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徒以地沃野豐、百

後高陵。

臣善曰、左氏傳曰、制、巖

邑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

帶喉咽。管子曰、地形險阻、

守而難攻。

後高陵。

善曰、左氏傳曰、制、巖邑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管子曰、地形險阻、易守難攻。

【函谷關銘】〈關〉字、唐寫本作〈閉〉。饒氏斟證云、「此本常以〈閉〉爲〈關〉。」說見前。

【衿帶咽喉】〈衿〉字、明州本四部本作〈襟〉。〈咽喉〉、唐寫本作〈喉咽〉。〈咽〉字、袁本作〈咽〉、同。高氏義疏云、「『藝文類聚』地部引《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則〈咽喉〉當作〈喉咽〉、與〈篇〉字韻也。」

【易守難攻】唐寫本作〈守而難攻〉。案今『管子』九變篇作〈易守而難攻〉。唐寫本無〈易〉字、〈守〉下有〈而〉字。高氏義疏云、「案、二字皆當有。」

【正文】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扞深則難朽。故奢秦肆情、聲烈彌楛。〈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抵深則難朽。故奢秦肆情、聲烈彌楛。〉

流長則難竭、抵深則難朽。故奢秦肆情、聲烈彌楛。 茂

【強】唐寫本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彊〉。『干祿字書』云、「〈強〉×彊、上通下正。」

【抵】唐寫本上野本作〈扞〉、同。唐寫本上野本〈木〉旁與〈扞〉旁不分、〈互〉即〈氏〉、說見前。〈抵〉下、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有音注〈蒂〉字、崇本有〈音蒂〉二字。

【馨】唐寫本上野本九條本作〈馨〉。上野本眉批云、「〈馨〉、誤〈聲〉。」九條本傍記云、「〈馨〉才。」〈馨〉上、崇本袁本

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有〈而〉字、九條本亦有。伏氏校注云、「按、今本作〈馨〉、乃〈聲〉字形近而誤。〈馨烈〉不辭、唐寫本作〈聲〉是、〈聲烈〉爲中古習用詞、謂顯赫功業。《文選·琴賦》〈洋洋習習、聲烈遐布。〉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督省府長史、綽有聲烈。〉」

【烈】崇本誤作〈列〉。

【彌】上野本作〈弥〉。上野本〈方〉旁與〈弓〉旁不分、此即〈弥〉字、與〈彌〉同。

【茂】唐寫本作〈楛〉、即〈楛〉字。注文作〈茂〉。『漢書』律曆志師古注云、「〈楛〉、古〈茂〉字。」上野本作〈懋〉。『說文通訓定聲』云、「〈懋〉、段借爲〈楛〉、爲〈茂〉。」

言土地險固、故得放心揀意。言土地險固、故得放心極意而夸泰之、聲烈益以茂盛。而夸泰之、聲烈益以茂盛。

【言土地險固】〈土〉字、袁本誤作〈士〉。

【聲烈益以茂盛】唐寫本作〈聲列〉。羅氏校釋云、「案、敦煌本〈烈〉訛〈列〉、各本〈聲〉訛〈馨〉。」

【平】上野本作〈于〉。

【未】九條本作〈末〉。高氏義疏云、「姚鼐《古文辭類纂》辭賦類載此賦、〈未聞〉作〈未聞〉。步瀛案、〈未聞〉、猶言

未之前聞、則下文「者」字指事言。若從姚氏爲「未」字、
末聞「猶言後學、則下文當作「之口」指人言。兩義皆通。」
伏氏校注 668 云、「按、作「未聞之者」亦可講通。」

【者】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口」。袁本明州本朝鮮本
校語云、「善本作「者」」。九條本傍記云、「「口」五。」四
部本校語云、「五臣作「口」」。胡氏箋證云、「五臣「者」作
「口」。按、「者」與下「睹」五·土·苦、古音同在魚部、「
口」則侯部之字。當從善本。」高氏義疏云、「侯部魚部可
通轉。」饒氏斟證云、「永隆本「者」下注一小「口」字、然
其下善注有「者之與反」、亦非改「者」爲「口」也。」

(注)

鄙生、公子自稱、謙辭也。
三百、高祖以下至作賦時。

鄙生、公子自稱、謙辭也。
三百、自高祖以下至作賦時
也。

善曰、孔叢子、子高謂魏王
曰、君聞之於耳耶。聞之於
傳邪。者、之與切。

【自高祖以下】唐寫本無「自」字。

【至作賦時也】「時」字、尤本誤作「詩」。唐寫本無「也」字。

北宋本殘卷正作「時」、黃氏北宋本殘卷校證云、「「詩」即
「時」字、形似之而譌。」

【孔叢子子高謂魏王曰君聞之於耳耶聞之於傳邪】唐寫本
無此二十字。高氏義疏云、「『孔叢子』、見陳士義篇。今
本作「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

耶、與李注引異。」

(正文) 增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曾髣髴其若夢、

未一隅之能睹》

【曾】唐寫本作「增」。伏氏校注 671 云、「按、「增」
通。」

【睹】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作「覩」。《覩》
古今字。『說文』云、「「睹」、見也。《覩》、古文、从見。」

『集韻』云、「「睹」、古从見。」

(注)

臣善曰、甘泉賦曰、猶髣髴其若夢。說文曰、彷彿、相似、
隅而示之。

善曰、甘泉賦曰、猶髣髴其
若夢。說文曰、彷彿、相似、
見不諦也。論語曰、子曰、
舉一隅而示之。

【說文曰彷彿相似見不諦也】唐寫本無此十一字。梁氏旁
證云、「「髣髴」
相似也。佛、見不審也。《繫傳》作「見不誤也」。本書
《甘泉賦》注·《魯靈光殿賦》注並引作「仿佛相似、視不
誤也」、《海賦》注引作「仿佛見不審也」。惟《悼亡詩》注
引與此同。《甘泉賦》注云、「《說文》即「諦」字。」《魯靈光
殿賦》注云、「《說文》與「諦」同。」胡氏箋證云、「本書《甘
泉賦》作「仿佛」、據此、則正文與注作「髣髴」、並誤。按、
今『說文』「仿、相似也。佛、見不誤也。」「《甘泉賦》《魯
靈光殿賦》注引『說文』並作「仿佛相似、視不誤也」。注
一云、「《說文》即「諦」字。」一云、「《說文》與「諦」同。」是。

許本作「諷」、而《悼亡詩》注引及此注作「諱」。又後人依善注解「諷」同「諱」、而以訓詁改之。今段氏『說文』注本《甘泉賦》《魯靈光殿賦》二注引訂正。於「仿」下云、「仿佛相似、視不諦也。」「佛」下云、「仿佛也。」最合。「仿」與「佛」雙聲。正字當作「仿佛」。高氏義疏云、「步瀛案、梁·胡說均是。但唐寫無說文」以下十一字。所引《甘泉賦》與本書合、互見彼賦。」

【論語曰】唐寫本無「曰」字。案、依李注體例、則不當有「曰」字。高氏義疏云、「各本『論語』下有「曰」字。今依唐寫刪。」是也。伏氏校注 673 · 羅氏校釋 809 並以爲敦煌本脫「曰」字、非也。

【而示之】朝鮮本無此三字。梁氏旁證云、「今『論語』無下三字。皇侃義疏本·高麗國集解本並有。日本山井鼎『七經攷異』云、「足利本作「示之」、無「而」字。」晁公武『蜀石經攷異』云、「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李鶚本不同。」知古本『論語』皆如是也。」饒氏鞫證云、「今本『論語』述而篇無「而示之」三字。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案『文選』西京賦注引有此三字。又晁公武『蜀石經攷異』云、「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李鶚本不同。」據此、則古本當有此三字也。」案四部叢刊景日本覆刻古卷子本『論語』有此三字。又日本所稱能存先唐真本面目之天文板『論語』無「而」字、有「示之」二字。」敦煌本『論語集解』（斯〇八〇〇號）有此三字。李方校證云、「伯三七

八三號白文·皇本·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武內本·卷子本·大永本·永祿本、『文選』卷二張平子《西京賦》注引同。篁墩本·足利本·天文本·伊氏本無「而」字。伯三七〇五號闕「之」字。邢本無「而示之」三字。『四書考異』所據本亦無此三字。晁公武『蜀石經考異』、『文獻通考』、阮校記、『彙考』皆云以有「而示之」三字爲勝。」
29 a

（正文）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

【與】上野本九條本崇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異」。九條本傍記云、「與善」。四部本校語云、「五臣作「異」」。袁本明州本朝鮮本注「圮平鄙切」下有校語云、「異善本作「與」」。

【前八而後五】唐寫本上野本無「而」字。

【圮】上野本作「圮」、即「圮」字、唐寫本注文亦作「圮」。『敦煌俗字研究』云、「偏旁亦或作「巳」、又作「巴」。「圮」下、袁本明州本朝鮮本四部本有音注「備」字、崇本有「音備」二字。

【帥】唐寫本上野本作「帥」。『千祿字書』云、「帥」上通下正。」崇本誤作「帥」。

【苦】唐寫本作「苦」、即「苦」字。上野本誤作「若」、眉批云、「苦」誤「若」。

(注)

臣善曰、尚書曰、自稗至成湯八遷。尚書序曰、盤庚五遷。又曰、河寬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尚書曰、盤庚遷于殷、人弗適有居、率喻衆戚、出失言。

善曰、廣雅曰、與、如也。言欲遷都洛陽、何如殷之屢遷乎。言似之也。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八遷。尚書序曰、盤庚五遷。又曰、河寬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圮。盤庚遷于殷、殷人弗適有居、率籲衆感、出失言。圮、平鄙切。

【廣雅曰與如也言欲遷都洛陽何如殷之屢遷乎言似之也】唐寫本無此二十三字。

【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八遷】胡氏考異云、「案、〈書〉下當有〈序〉字。各本皆脫。」高氏義疏云、此注頗錯亂、各本〈尚書〉下無〈序〉字。胡克家曰〈當有〉是也。今據補。」饒氏斟證云、「〈書〉下應有〈序〉字、永隆本及各刻本並脫。」案斯波博士『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證』不必以胡氏說爲是、疑李善本引篇序作〈尚書曰〉、引僞孔安國序作〈尚書序〉、然則引篇序作〈尚書序〉者、後人妄加〈序〉字。【尚書序曰】九條本眉批引無〈尚書〉二字。胡氏考異云、「案、此四字不當有。各本皆衍。」高氏義疏以胡氏說爲是。饒氏斟證云、「〈尚書序曰〉應作〈又曰〉、永隆本及各刻本並誤。」

【又曰】九條本眉批引無〈又曰〉二字。

【祖乙圮于耿】〈耿〉下、九條本眉批引有〈又曰祖乙圮于耿〉七字。

【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圮】唐寫本無此十字。九條本眉批引無〈河水〉二字。

【盤庚遷于殷】唐寫本〈盤〉上有〈尚書曰〉三字。胡氏考異云、「陳云〈盤〉上脫〈尚書曰〉三字。是也。各本皆脫。」梁氏旁證云、「陳曰〈盤〉上脫〈尚書曰〉三字。按所校非也。此李注述書意耳。若以爲引書詞、則不應云〈殷人弗適有居〉也。」案梁說非也。板本衍〈殷〉字耳。唐寫本與陳氏說合。高氏義疏以陳說爲是。饒氏斟證云、「各刻本脫〈尚書曰〉三字、〈殷〉下並誤複一〈殷〉字。」

【殷人弗適有居】唐寫本無〈殷〉字、是也。高氏義疏云、「下〈殷〉字據『尚書』刪。」伏氏校注⁶⁷⁸云、「今本《尚書》此句無〈殷〉字、唐寫本與之合。」又高氏義疏云、「〈人〉當作〈民〉、〈弗〉當作〈不〉。」斯波博士『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證』以爲李善所見本作〈弗〉。

【率籲衆感】〈籲〉字、唐寫本作〈喻〉。〈感〉字、唐寫本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作〈戚〉。高氏義疏云、「唐寫本〈籲〉作〈俞〉亦非是。」但唐寫本不作〈俞〉。斯波博士『文選李善注所引尚書攷證』不以高說爲是、疑李善所見本作〈籲〉〈戚〉。饒氏斟證云、「各刻本作〈率籲衆感〉、與今本『尚書』同。案釋文三出〈籲〉字及〈感〉字、〈籲〉注〈音喻〉。『說文』『玉篇』引〈感〉作〈戚〉。故永隆本之〈喻〉與〈籲〉同音假借、〈戚〉〈感〉字通。」

【圯平鄙切】唐寫本四部本無此四字。〔切〕下、袁本明州本朝鮮本有「異善本作與」五字。

（正文）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

【於】九條本四部本作〔于〕。（注）

天稱皇天。帝、今漢天子號。皇帝兼同之。

臣善曰、尚書刑德放曰、帝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尚者、天号也。天有五帝。皇書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

者、煌也。春秋元命苞曰、天有五帝。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也。道爛顯明也。

【皇帝兼同之】伏氏校注679以為唐寫本〔兼〕作〔義〕、蓋一時目誤。

【方今猶正今也】唐寫本無此六字。伏氏校注680云、「按、〔方今〕唐時亦常用。毋須作注。又與善注體例不合、當為後儒竄入者。」羅氏校釋821云、「此六字與善注體例不合、殆他注混入者也。」

【天有五帝】〔帝〕下、唐寫本有〔皇者煌也〕五字。高氏義疏云、「注引『尚書刑德放』、各本〔五帝〕下無〔皇者煌也〕五字。今依唐寫增。『藝文類聚』帝王部引、亦有此句。『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書緯』同。」

【皇者煌煌也】〔也〕下、唐寫本有〔道爛顯明也〕五字。高氏義疏云、「今依唐寫增。但唐寫脫〔然〕字、依『御覽』

補。又『御覽』〔皇者〕作〔天道〕。饒氏斟證云、「御覽」引此二句、〔皇者〕作〔天道〕、〔爛〕下有〔然〕字、永隆本似涉上注而誤、應據改。」伏氏校注682云、「按、《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春秋元命苞》此句作〔天道煌煌也、道爛顯明也〕、則唐寫本〔爛〕後脫一〔然〕字。」

（正文）掩四海而為家。

（注）掩、覆也。

臣善曰、禮記、孔子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也】唐寫本無〔以〕〔也〕二字。饒氏斟證云、「禮記」禮運此句〔能〕下有〔以〕字、各刻本並有、永隆本誤脫。」高氏義疏云、「此注〔一家〕下、下注〔大業〕下、又〔童蒙〕下、各本皆有〔也〕字。今並依唐寫刪。」

（正文）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富有之業、莫我大也〕

【富】唐寫本作〔富〕。『干祿字書』云、「〔富〕〔富〕、上下俗下正。」『敦煌俗字研究』云、「〔富〕字漢碑已見、而〔富〕則又是〔富〕的變體。」

（注）三皇以來、無大於漢者。

臣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饒氏斟證云、此節注、永隆本初寫脫〔漢〕字、又〔業〕字

誤作〔漢〕字、後各以淡墨改正。」

【富有之謂大業也】唐寫本無〔也〕字。『周易』繫辭傳上亦無。

〔正文〕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

〔注〕

臣善曰、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韋昭曰、爲國光華也。善曰、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爲國華。韋昭曰、爲國光華也。

【善曰國語】〔國語〕、四部本作〔又曰〕而在下文〔曰何也〕下。案、上文不引國語、故不當作〔又曰〕。四部本有誤。

【吾聞以德爲國華】〔德〕下、唐寫本有〔榮〕字。高氏義疏云、〔國語〕、見魯語上。各本脫〔榮〕字、唐寫與魯語合、今據補。」

〔正文〕獨儉書以偃促、忘蟋蟀之謂何。〔獨儉書以醒醒、忘蟋蟀之謂何〕

【番】唐寫本上野本作〔番〕、即〔番〕字。『千祿字書』云、〔穡〕穡、上俗下正。」

【醒醒】唐寫本上野本作〔偃促〕、上野本眉批云、〔醒醒〕、五臣作之、小也。」饒氏斟證云、〔偃促〕二字、各刻本並從齒旁。『玉篇』分收于入部齒部足部。案『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偃促〕、『漢書』作〔偃蹠〕、本書相如《難蜀父老》文作〔偃蹠〕、善引應劭注同。又『史記』酈食其傳作〔偃蹠〕、『漢書』同。本書《吳都賦》六臣校云、〔善

作〔偃促〕。並通用字。」伏氏校注 686 云、〔按、二詞同。〕

【蟋】唐寫本作〔蟋〕。上野本作〔蟋〕、『千祿字書』云、〔悉〕〔悉〕〔悉〕、上俗中通下正。」

【蟀】唐寫本作〔蟀〕、上野本作〔蟀〕。『千祿字書』云、〔率〕〔率〕〔率〕、上俗下正。」九條本誤作〔蟀〕、〔蟀〕與〔蟀〕別字。

〔注〕

儉書、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爲此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儉書、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爲此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

漢書注曰、醒醒、小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謂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也。

【言獨爲節愛】〔節〕上、唐寫本有〔此〕字。九條本眉批引與板本同。饒氏斟證云、〔各刻本脫〔此〕字。〕伏氏校注 687 云、〔按、依句意、有〔此〕爲是。〕

【不念唐詩所刺邪】〔邪〕字、唐寫本作〔耶〕、同。說見前。『漢書注曰醒醒小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何休公羊傳注

曰謂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也〕唐寫本無此三十六字。袁本明州本朝鮮本以爲薛注。四部本《漢書》上有〔善曰〕二字。胡氏考異云、〔茶陵本《漢》上有〔善曰〕二字。案、有者最是。袁本連上作薛注、誤與此同。〕伏氏校注 688 云、〔按、李善定本、數易其稿、有增亦有刪。此節所引諸家訓釋、

皆無關緊要、當爲善定本刪除者。」高氏義疏云、「『漢書』注、蓋韋昭注也。見『史記』陸賈傳（案此酈食其傳之誤）

索隱引。『楚辭』注、見九章懷沙。」饒氏斟證云、「案『漢書』注乃韋昭注、今本『漢書』無之、見『史記』酈食其

傳索隱所引、高氏指爲陸賈傳、偶混。」下謂「字、北宋

本殘卷袁本明州朝鮮本四部本作「諸」。胡氏考異云、「袁

本、茶陵本「謂」作「諸」、是也。」黃氏北宋本殘卷校證云、

「與公羊傳隱公元年注合、胡校是也。」案今『公羊傳』

隱公元年「元年者何」何休注云、「諸据疑問所不知、故

曰者何。」高氏義疏云、「各本「諸」誤作「謂」、曰者誤

作「者」曰。今依何注訂正。」饒氏斟證云、「注引公羊傳

注、案之隱公元年何休解詁、有誤有倒、考異尚未檢原文

而悉正之。」

29 b

（正文）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豈

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

（注）

言我不解何故、及去西都、言我不解何故、反去西都、

從東京、置奢逸、即儉嗇也。從東京、置奢逸、即儉嗇也。

臣善曰、蒙、謙稱也。周易善曰、蒙、謙稱也。周易曰、

曰、非我求童蒙。匪我求童蒙也。

【反去西都】「反」字、唐寫本作「及」。饒氏斟證云、「及」

乃「反」之譌。「西」字、四部本誤作「四」、茶陵本慶安本

不誤。

【從東京】伏氏校注 689、羅氏校釋 830 並以爲唐寫本「從」作

「徙」、蓋一時目誤。

【匪我求童蒙也】唐寫本「匪」作「非」、無「也」字。案今『周

易』蒙卦作「匪我求童蒙」。羅氏校釋 831 云、「非」與「匪」

通。饒氏斟證云、「各本句末加「也」字。」

（正文）願聞所以辯之、說也。（願聞所以辯之說也）

【願】唐寫本作「願」。『敦煌俗字研究』云、「可見「願」

願」本是不同的字、但由於二字皆可借用來表示欲願的

願、唐代前後遂混而爲一、以至訓大頭的「願」亦寫作

「願」、願便被當成了「願」的俗字。」

【辨】崇本作「辨」。羅氏校釋 832 云、「辨」與「辯」通。」

【也】高氏義疏云、「毛本無「也」字、非是。」

（注）

說、猶分別解說之。——說、猶分別解說。

【猶分別解說】「說」下、唐寫本有「之」字。高氏義疏云、

「今依唐寫。毛本作「也」字。」

文選卷第二 永隆二年二月十九日 弘濟寺写

「敦煌賦彙」云、「永隆年」、原作「永年」、後以淡墨

小字補「隆」字於「永」字右下方、故饒校稱此卷爲「永隆

本」。

付記 本稿から、『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羅国威

著 黒龍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の校釋を参考文獻

に加えた。略称「羅氏校釋」。